

三國

清夜

鐘因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三 國 夜 鐘 因

醉月主人編次

薇園主人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言

蕭欣橋

《三國因》一卷，不分回，題「醉月主人編次」，以文藏板；另有光緒丙午（一九〇六）刊巾箱本，全稱《新刻三國因》，題「醉月山人編」。醉月山人爲清光緒間通俗小說家，另撰有長篇神怪小說《狐狸緣》。

此書實由《古今小說》第三十一卷《鬧陰司司馬貌斷獄》脫胎而出。二者所斷之獄，皆爲漢初懸案。唯《斷獄》所斷僅四宗：一宗屈殺忠臣事，爲韓信、彭越、英布告劉邦、呂氏屈殺忠良；一宗恩將仇報事，爲丁公告劉邦負恩殺命；一宗專權奪位事，爲戚氏告呂氏殺命奪位；一宗乘危逼命事，爲項羽告王翳等六將乘危逼命。而此書又多出四起：一起屈死無伸事，爲范增告陳平行反間計，使之被項羽、虞子期所屈殺；一起詭謀網殺事，爲龍且告韓信水淹百萬楚軍；一起吞爵滅宗事，爲劉友、劉恢告呂氏家族誅滅劉宗、奪其王爵；一起投降莫殺事，爲田廣告韓信殺降誇能，欺君慕爵。《斷獄》與此書均斷韓信轉世爲曹操，英布爲孫堅，彭越爲劉備，三分漢家天下，各掌一國，最後玉帝又判司馬重湘爲司馬懿，併吞三國，立國爲晉。二書中其他人物轉世有同有不同，但本書又衍出許多人物。再，本書於漢初諸案判決後，又衍出秦相呂不韋告秦始皇子絕父倫事，因重湘又判呂不韋轉世爲呂布，始皇爲董卓。要之，本書與《斷獄》從立意到格局均大體相同，皆敘善惡果報、死生輪回之事，唯本書事件人物更覺繁複，文辭亦覺粗獷生動。

按司馬重湘斷獄故事，最早見於元刊《三國志平話》「仲湘斷陰司公事」，然事殊簡略，控告者僅韓信、彭越、英布三王；至《斷獄》則增至四案；本書又增至八案，如加呂不韋一案，則成九案。其用意無非爲三國故事中人物找全「前身」，此亦即書名「三國因」之寓意焉。

光緒丙午（一九〇六）所刊巾箱本既稱「新刻」，當較「以文」本爲後，現即據「以文藏板」本影印。

三國因

焚怨詞被攝地府

剖冤獄得樹皇基

擾々勞生待足何時知足據見隨家豐儉便堪繩縮得意濃時休進步
須防世事多反覆枉教人白了少年頭空碌碌誰不願千鍾粟五行
不足只般題目枉使心機閑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何須採藥作還童
宜寡慾

右調滿江紅

世間屈事萬千上

欲覓長梯問老天

休怪老天公道少

生々世々宿姻緣

話說東漢桓帝時蜀郡益州有一秀才覆姓司馬名貌字重湘姿性聰明
一覽十行過目成誦登年八歲擬筆成文本郡舉應神童因言不遜元
帝試官不第後悔無及唯勤讀外事不預雙親死廬墓六年人稱其孝
鄉推孝廉其科試都為有勢者奪去恨之不樂自靈帝光和元年言官

大九卿小九卿內翰寺官照品各有定例欲以三公者價十萬金然入
三萬為司徒少卿謝恩曰聖帝頃足憐恨道好他官可惜賤官耳王相
以爲至五十歲不得出身居于人下至光和中
其子因成怨詞一篇其畧曰

天生我才今豈無用之豪然自高今奈此數何
披紛以金紫今波何斯胸無一物今囊有餘皆營老棄雲今貧有墜
泥賢愚倒顛今是雄為雌世變華民今俾我所欺天道何知今將有
所私欲剖衷由今悲淚淋漓
寫畢餘情未絕再編八句詩云

得失與窮通 前生皆注定 問彼注定时 何不判好傍
善士常沈埋 凶人得自恣 我作閻羅王 世事改端正
成復明吟數遍猛然怒起把詩焚子叫逼老天老天我司馬貌平生變

直並沒有狗粉若提我到陰司我亦理正盡日呼怨不已。那知有值日遊
神察人間善惡把他怨詞奉知玉帝玉帝大怒道世間爵祿早晏當貴貧
賤悉關三代積德氣運自然愚他說賢者居上愚者居下有才顯爵無才
黜逐天下太平江山永無更迭迂儒不知自檢反疑天道有私宜付下界
犁舌獄以警妄謗太白金星出班奏道重湘出言無忌必定高才乞諒之
玉帝道他欲作閻王把世事改正甚是妄謗閻王豈凡夫做的麼陰司案
牘如山他怎麼本事能一一改正的來金星再奏道重湘口出大言必之
高才若遽加罪必不肯伏不如陰司滯獄未決者着他剗判如斬的公將
功績罪如不公明正其罪當無辭也玉帝曰善遂命金星實詔諸陰司准
司馬藐權借王位這限一夜六個時辰容他折獄若斬的來生注他富貴
若斷不的永禁鄴都不得輪世閻君得旨即令鬼使拘到地府聽政折獄
不題且說重湘日夜將怨詞焚于灯下呼嘗無休是夜明燭獨坐忽二鬼

使狀貌侮惡至前曰地府奉追魏大將軍方欲辭避一人執其衣一人挽其
高驅之出門是不停地須臾已至見大官府若世間臺省之狀其額書森
羅殿三字一鬼使拘魏入門遙望殿上有王者被冕旒衣蟒袍據案而坐
二鬼使令魏伏於階下即稟曰奉命追司馬魏已至那閻王厲聲曰既讀
儒書不知自檢敢為狂詞謗我摩重湘答道大王乃陰司之主掌死生之
權注福祿之分把勢力壓我窮秀才須要公平理論閻君道寡人忝為陰
司之主凡事皆奉天道而行豈凡夫所曉你如何說代我位便能改正世
事麼重湘道天道以愛人為心以勸懲為本今看世人有慳吝者保他財
積如山有純良者使仙手中空又有刻薄害人者富貴肆其志有忠厚持
危者與虧致其辱以強凌弱恃富吞貧上不忠于君親下不睦于宗黨貪
財恃義見利忘恩天門高而九重莫知地府深而十殿是列貧者則過勒
受殃富者可資緣免罪惟取傷弓之鳥每漏在舟之魚當罰之際不宜如

變至如藐者一介書生貧寒賤士苦志力學恭行孝弟有什麼不合天心
使元々屈于庸流、下不公不正皆由閻君割斷不明閻君道天道報應
或早或遲或報來生或報後世假如富人慳吝他因前生作善今生不種
福田來世必受惡業貧人純良他因前生作惡今世隨緣作善來世必受
吉福刻薄利己者雖在世富貴難免地府之苦濟貧扶危者雖處貧賤必
獲轉世之福此定然之理復何疑焉重湘道若無徇私家、許愿求生焚
財免死閻君大笑道真迂儒也安有愿可許乎貧賤許愿即富貴貴民不
必垂青臣推貧許愿即生子顏路何須哭顏淵重湘道此乃假公行私之
言如愿不可許普天之下盡曰演戲設醮何也閻君道天地康寧休設醮
廣衆燦爛不須灯若許愿免死則天子萬年矣這是世間愚俗不知理數
反疑神明有宗燒費其財甚無益也重湘道尊言所云天道無私觀持齋
修施布衣不能蔽其體前時不能充其飢寒儒無出身門路為善反過勒

受殃若森羅殿讓魂世上那有屈事聞道善言善哉幸玉帝有旨令
你一夜六個將辰常事聽政折獄斷得公則你來生當貴如不公永墮地
獄不烟人身重湘喜道玉帝有旨吾之願也當下開起身引重湘入後
殿更衣戴了平天冠穿蟒衣束玉帶冠牽打起升殿報新君登殿掌
惡諸部任六曹法吏判官鬼使牛頭馬面照班參拜畢稟抬放告牌重湘
暗思道天下曰大部州及五獄四海多少怨鬼上帝只限我六個將辰
事不及放告只道我無才即喚判官道寡人奉旨管事只限六個時辰恐
不及放告你可從前滯獄未結事及難判冤情一一查來判官稟道有汗
初八宗卷案至今三百餘年原案尚懸未決伏乞大王定奪重湘取卷
來看却是

一起屈殺忠良事原告韓信

彭越

黥布

被告劉邦

呂氏

一起屈死無伸事原告范增

被告陳平

一起忘恩殺命事原告丁公

樊喻

被告劉邦

一起無辜殺命事原告戚氏

李氏

王氏

如意

少帝

恒山王

被告呂氏

一起乘危逼命事原告項羽

被告呂馬通

王翳

楊喜

呂勝

夏廣 楊武

一起詭謀弑殺事原告龍且

被告韓信

一起投降莫殺事原告田廣

被告韓信

一起吞爵滅宗事原告劉友

劉恢

被告呂氏

呂祿

呂產

呂台

重湖看了微笑道只樣小事如何不能問決該你直司吏曹受賄沉溺豈有不能斷決之理遂喚值日皂隸掛牌聽審照起逐各引到判官高聲唱了一起屈殺忠良事各犯各跪在下重湖先問韓信道你先事項王位

不過部中言下計不從棄主投漢一遇高祖葬墓拜將捧轂推輪褒封
孟財酬謝功績爲何起以叛之心自取罪戮今反告其主何也韓信道某
受漢王之恩盡心竭力助燒燒道暗渡陳倉定三秦救荊陽擄魏豹擒趙
歇北定燕東定齊連下七十餘城南敗楚兵二十萬九里山十面埋伏遣
六將逼項王於烏江遣下十大功勳指望子孫世享富貴不意漢王
得了天下忘恩背義就貶王爵囑呂后與蕭何定計騙某到朱央宮伏武
士縛某斬之誣某反叛夷某三族可憐無辜受罪迄今三百餘年含冤未
決伏乞大王明斷重湘道你爲元帥何有勇無謀無人幫輔被人哄騙如
婦小兒今日却來怨誰韓信道曾有蒯通軍師奈此人有始無終半途而
去致某遭兒女所詐重湘即命鬼使拘蒯通來審問道韓信說你有
始無終不盡軍師之職是何道理通訴道非某有始無終不盡軍師之職
是韓信不聽忠言自取身滅當初韓信破齊王田廣差某進表討假王名

說以鎮齊人後漢王怒罵榜下辱夫楚尚未滅即想王位當時良平
輕攝王足耐耳低言用人之際休因小失大漢王使同謀道大丈夫就為
君王何用假也遂前張良衣冠即封為三齊王因比某知漢王終有疑信必
定相負所以劝他反漢與楚連和三分未下是信不從反怪其唆他反叛
其悞罪假作瘋魔逃回田里後來果有宋央宮之禍非某之罪也重湘問
韓信道你何不思蒯通之言自取喪身韓信道當初有一個箕命先生許
復推某五行有七十二歲功名極貴壽元善終所以不忍負背却知天所
只得三十二歲重湘即喚拘許復來問道韓信只有三十二歲你奈何推
他七十二歲你做術士今年只說明年好明年又說後年强妄言禍福騙
人錢鈔可恨可恨許復道人有可延之壽有可折之壽香山還帶原屬餓
鬼道傍後種陰陽位至三公韓信應該七十二歲非某推錯當初韓信棄
楚投漢不識道路問一樵父南鄭往何條路父指他前途韓信恐後有追

去未復了行踪種劍之以此誠其跡時惟父被殺無血比是枉殺有詩為証

亡人心

此詩指引始能前

有思不恨反加害

天折青春一十年

許復道當時劉三王韓信漢王梁臺拜將請他上坐捧轂推輪信安勞受之是享福盡矣有詩為証

大將登壇開外專

一聲軍令賽白晝

微再得受君王拜

天折青春一十年

許復道古云降者莫殺之非義有謀士卿生說齊降漢齊王苦與卿生飲酒韓信如卿生之功乘其無備破之齊王以卿生賣已進意之信只誇自己之能掩齊卿生下齊大功有詩為証

說下三齊功在前

乘機攻擊勢為先

奪他功績復他命

天折青春一十年

許復道韓信九里山十面埋伏排下絕機陣殺了楚兵百萬戰將千員烏
登如山血染成河又逼故主自刎烏江有詩為証

九里山前怨氣騰

一將成功萬骨枯

陰謀層殺傷天理

天折青春一十年

重湘道你既曉的未來之機當時何不勸他遷善改過免他喪身如今怎
用說了長短麼許復道首請罪韓信又道當時蕭何與某為將後又害某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令人心巾不平重湘即喚鬼卒召蕭何來問道你何
反覆無常又捧他又害他何訴道最者韓信抱才未遇是某月下追回荐
于漢王那知漢王疑忌韓信因陳稱謀畔御駕親征臨行囑咐娘宜用
心持防娘密召某入宮以他死罪某曾代奏韓信是第一功勳反情未
彰不可加罪誰疑韓信舍人謝公著密報反狀娘大怒說某與信同謀
一体同罪某思無奈等下計策假說陳稱已破給信入朝稱賀出娘之

意非某之罪也信怒道夷族之時卒爲一言功止何不仁甚矣蕭何說
重相即命到官錄口詞立案再喚大梁王彭越道你甚麼冤屈呂氏殺你
彭越道某代漢家成了天下這因漢王外征呂后素性濇亂問太監朝中
何人美貌太監奏道有陳平美貌隨駕出征只有大梁王美貌娘星夜
領旨宣某入宮賜宴未及三杯欲行枕席之歡某特法不從娘大怒罵
今銅鑼打死與皇姨呂嬃等計誣某反叛就夷三族梟首洛陽亭崗爲藉
不許收埋呂后在傍叫屈大王休聽彭越胡言世間有男戲女那有女美
男當初是他入官見官娥幼少以言調戲臣戲君事理當處斬越辯道你
前禁在楚軍中慣與審食其私又與蕭何通稱何爲愛卿我正直怎私反
受戚族如今敢以混詞誣我廢呂后被他說了一遍滿臉羞紅唯低首
重湘叱越道難道你是枉屈當臨刑之際那裏臣子代你申明其罪保其
三族越道曾有謀士卮微知机潛跡惧死不諫致某一家憤入地下此理